

2016年12月20日晚，“人文清华”讲坛第七讲请来汪晖教授。汪晖教授在题为“人文学科的当代挑战”的演讲中，提出人类发展进入全新阶段，作为对人的研究，当代人文学科面临重大挑战。

## 人文学科的当代挑战（上）

■ 汪晖



今天雾霾很大。刚才主持的同学说，我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很紧张的氛围里。如果我们读一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唐朝，是写雪的，带点禅意；现在变成对雾霾的描写，有点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带点现代主义的味道。我们说自然跟人的关系，比较多地谈到自然的部分。我今天的话题实际是想探讨一下人的问题，尤其是有关人的知识的生成，和今天面临的挑战。

### 当代人文学科的形成背景

要讨论当代人文学科的挑战，我们先需要讨论一点它历史形成的背景，当然我主要以中国为

主。不过，现代人文学科是在整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办法单独地、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单一内部去讲，因此还是会涉及其他各个领域的状况。

我讨论的人文学科的历史形成，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前提。我先从这些历史前提的形成开始，说明我的问题。

第一部分，涉及到现代人文知识和传统的宗教知识或带神圣性的经学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文知识既是从宗教或经学内部发展出来的，又是脱离它而产生的现代知识。

第二，在现代历史中，人文学科实际是在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关联和对它的挣脱中产生

的。一开始人文学科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探讨人的世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开始脱离自然科学的方法，寻找人文学科自身的、自主性的独特地位。

第三个我想要探讨的是人文学科跟东西方的文化，或所谓的近代文明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现代的大学和它的知识谱系，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模式发展出来的。所以，知识的问题是与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密切相随的，这个知识联系着现代国家的形成，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民族国家或者现代国家的形成，一个关于自己的民族和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以及它的思想知识被构造出来了。

第四个前提，是人文学科知识的形成跟文化运动，以及一个所谓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要沿着这四个问题先展开历史脉络，之后我沿着这个脉络再来讨论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问题。

## 现代大学与传统的关系

现在讨论第一个问题。现代人文学科在欧洲是在神学、或者在中国是在经学逐渐失去它的支配地位和神圣性的过程中形成的。从总体上来说，现代人文学科是一个后神学、后经学的价值，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世俗的人的价值。所以，现代人文学科跟启蒙运动有非常深的关系，与欧洲的历史有非常深的关系。

我讲一个小故事。2001年的9月9日，也就是9·11爆发的前两天，我当时还在参与编辑一份杂志叫《读书》，当时我们邀请了一位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到北京来跟中国知识界做一个交流。德里达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次他到《读书》的讲题就是大学和人文学科。德里达早晨飞机到了北京以后，去旅馆放下包就出来了。他做了两件事，首先是请一位朋友带他到天安门广场。因为德里达是欧洲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对中国抱有某种想象，所以他到了天安门广场，到处拍照片。他拍到毛主席纪念堂，照相机突然坏了，



拍不出来，他发表了一个非常哲学家式的评论，他说：“毛主席真厉害，什么东西到了他这儿都是否定的。”他说的是 negativity，否定的。“否定”的意思，就是追问、质询、怀疑、批判的意思，这是德里达的叙述。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以后，朋友又带他到了北海公园。上午有一些老人在那，有的唱歌，有的在地上用墩布写字，写的大概像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样的诗句。他看着非常好奇，这样的书写方式非常特别，用水在地上、在石头上写，写完就消失了。德里达是一个解构主义的大师，所以我说，他看到的是一个为了消失的写作，而不是为了铭刻下来的写作。那个写字的老太太看他很好奇，就邀请他去写，手把手地让他用水在地上“走”。后来他到《读书》杂志，告诉我他的故事，就是这两件事。一个是关于现代中国质疑的传统，质询，什么东西都要问“怎么回事”，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另一个是人文修养和文化，书写、诗歌一直延伸到民间习俗和文化里的传统，这两个东西给他非常深的印象。

德里达跟我们座谈的时候提到人文学科和大学，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大学是和一般所谓国家、市场或其他机制所确定的场所不一样的。大学是一个能够原则上独立地、无条件地提出真理、人的本质、人的形态和他的历史等等问题的地方，也就是能够无条件质询的地方。我们要追求真理，也要质询真理，大学拥有无条件质询的传统。”

他说这个传统实际上是在探讨真理问题的时候，从中世纪神学内部的怀疑精神当中生发出来的。这就是现代哲学和传统神学之间纠缠和对立的关系：哲学既是从神学里面出来的，又发展出新的知识。所以现代大学质询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并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的单独的人文学科，而是贯穿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里面，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精神。这个精神在很多思想家、教育家看来，就是大学的灵魂。

一个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教育、没有人文精神

就不成为真正的大学，只是一个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争论当中所说的“知识的贩卖所”。大学是有灵魂的，所以要培养人，要能够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场域。但是同时，大学提出的又不是一般伦理性的要求，而是对真正知识的要求。

一次偶然的机，我读到哥白尼在他著作扉页上写的两行字，有人说是孔子的话的翻译。这两行字用英文来说叫做“To know that what you know, to know that what you do not know what you do not know, that is true knowledge”。有人说这用中文来说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不是真正的翻译，我不知道。但我在读到这两句的时候，还是感觉到有某种区别。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既有知识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德性、道德、诚实，人对知识的状态、对知识的态度问题。哥白尼这个句子如果翻译的话，似乎更多是挑战知识的边界：你所知道的只是你知道的，你并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由此激发人去不断地挑战知识的边界，追问知识的边界。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就是在这样的追问当中逐渐出现了危机，这是现代人文学科的出现。

那次我们在《读书》杂志座谈以后聊天，德里达教授问我，中国大学的产生和中国传统的儒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想象是欧洲基督教和现代人文知识的关系，因此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那烂陀寺遗址

我们中国当然有非常丰富的人文传统。我们的诸子百家，齐国的稷下学宫，里面有自由的辩论，互相的争执，丰富的学术探讨。汉武帝时建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其中也包含其他知识、对经学的再探讨。中国一直有很长的传统，我们在唐代以后越来越兴盛的寺院佛学，本身就是很多论辩和研习经典、追问真理的场域。玄奘去印度取经，他在那烂陀参与了辩论，那烂陀被认为是印度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始于5世纪。我们说中国的稷下学宫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实际的状况怎么样现在已经不知道了，但这是非常丰富的传统。从隋代建立、到宋代逐渐成型、到明清之际发展得非常成熟的科举制度，也是关于经典阅读、教育和考试的一套制度。当然科举的目的是选拔人才，是选官的制度，和现在的大学不一样。但是这些制度的不同要素的确也渗透在现代的教育体系当中。

这些是我们人文的传统，我们现在还能够从中汲取很多的营养，我们还要去反顾。但是这些知识在当时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学科。这些学校、书院也并不是现代的大学。

## 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

一般而言，中国的现代大学是很晚兴起的，相比欧洲的大学类型而言更晚。我们最早的大学，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881年8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成立了北洋水师学堂。严复，后来是京师大学堂也即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任总教习。北洋水师学堂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是有军事的目的。它的课程里，每周除了学习中文的经籍，英文是主科，因为要学习国外的知识。课程包括地理、代数、几何、水学、热学、天文学、气候学、绘图、测量、枪炮操演、鱼雷、机械、仪器使用等等。换句话说，就这个起源而言，跟欧洲从所谓启蒙运动、从神学世界观内部发展出来的（大学），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是对现代军事技术、富国强兵需求的产物。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步不是直接从传统里演化出来的。虽然它的很多要素是从传统来的，与传统有联系，但是它的主干、动机和目的，已经在富国强兵的构架下。

以后在戊戌变法时期，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它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

### 现代大学的诞生



北洋水师学堂



京师大学堂

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个时候形成了普通学科、专门学科，然后又有不同的七个科目，十三个学门。在七个科目里面包括了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十三个学门，诗经、周礼、春秋左传、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政治、法律、银行、保险、农学、地质化学、土木矿冶。我们大致

知道，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相对比较混杂的、眉目不是特别清晰的学科分类的制度。经科、文科这些，大致可以划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的范围里，但在当时并没有简单的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这样明确的分类。大学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推进作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由北京大学开始了新的改革。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一点，现代中国的大学是救亡图存的产物，军事、工业、政治是大学得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动力，这和早期欧洲从神学内部进行所谓无条件追问的传统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并不是说欧洲的大学不适应他们自己的变化，因为大学后来提供的军事技术、科学技术全世界都用，但最早的发源有所差别。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文化运动，我更倾向于用五四的文化运动来概括当时不同派别的思想。他们展开的这场文化辩论，追问各种各样非常真实的社会、政治、科学技术、各方面的问题。这样一种精神，这场文化的辩论和文化的运动，的确体现了一种“无条件质问”的精神，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思想、自由思考、发布自己创造性见地的时期。

但这个时期也有另外一个特点，它是在强烈的救亡图存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个文化运动，这个



运动表达出的是跟传统的断裂，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知，跟原有的以经学为中心的文史知识之间也发生了重要的断裂，这点我会稍后再来讨论。

当代的人文学科，我简单地概述一下，我觉得产生于两个“脱离”。第一，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的。在那之前，严格来说，人文学科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没有很独立地形成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野，两者间实际上是不清晰的。

第二，我们也知道从1977、1978年开始，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个新的考试制度是对文革时期另外一套工农兵学员制度的否定。这个否定似乎又有点像前文革时期、甚至传统的某一种考试制度的回归。所以，一方面跟旧的脱离，一方面又跟旧的连接，人文学科跟现代大学的命运一样，它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里面不断地渗透了历史的渊源和要素。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现代大学跟传统知识、跟传统之间的关系怎么解释？人文学科的形成、人文学科作为一个关于世俗的人的知识，在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我讲的是这个。❧